

西南大学

2007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学科、专业：中国文学各专业 研究方向：所有研究方向

试题名称：文论与写作 试题编号：626

(答题一律做在答题纸上,并注明题目番号,否则答题无效。)

一、解释(每小题5分,共计20分):

1、文本

2、直觉

3、文艺学的三个分支

4、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原则

二、论述(20分):

联系文艺创作实际,谈谈意境的三个基本特征。

三、写作(110分):

从下面的三篇作品中选择一篇作为评论对象,按文学评论的基本要求撰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评论文章,题目自拟。

作品一:

秋

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,
过去了,那阵雨喧嚣的夏季。
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,
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。

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，
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，
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，
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。

现在，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，
山川明净，视野格外宽远；
智慧、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，
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。

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，
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；
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？醉人的香味
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。

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，
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；
塔吊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，
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。

作于 1979 年秋

作品二：

文 训

匆匆（上）

闲暇听说是文明的母亲，匆匆能干些什么出来呢？笨的我们不容易作答。譬如说匆匆地吃是要害胃病的，匆匆地跑是要摔交的；以此类推，笨的我们不得不为匆匆地写译文章的抱杞忧了。

“然而不然。”他们视这一味的匆匆为枕中秘，为挡箭牌，为橡皮衣，为油纸伞……一篇文章终了时，动辄足恭一阵，害得读者们莫名其妙，不知所对。他们总说这文是在百忙中挥洒成的，或一小时，或二小时，多至三时已仅有了。仿佛在那边不断地说：“不周得很！不备得很！原谅约！请原谅罢！”以著作者的身分照例是板起面孔说话的，在此斗然降尊就卑，反串了一出《打花鼓》；我们读者受宠若惊，还敢拒却吗？自然没口的答应道“您是真忙呀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！做的译的都好，都很好！而且，又是在百忙之中写出如此洋洋洒洒的文章，

真可佩服呢!”这就算恭维得到了家。若碰着一个冒失鬼，则另有一种实心眼儿的答语，就是武昌江教授发明的“不好不要紧，不好不要紧”——虽然会吃记耳光与否还在未定之天。

不论碰见哪一种的答语，那位自号的忙人总是可以踌躇满志的。文章万一真好，便是更好；万一很好，便是最好。即使不好，尚有所谓“不好不要紧，不好不要紧”也者来不断地为它(作品)，他或她(作者)解嘲凑趣。

依此看去，匆匆实是一味妙药，其效至少有如同仁堂的万应锭；而我们反替古人担忧，足见其不开眼也已。

但我终究不大明白：既匆匆到如此，为何不去休息，而必欲于二三小时内写出生平蕴蓄的杰作？是急不及待吗？怪哉！是羞愧我们吗？徒然！是能者偏劳吗？能是真能，劳也是真劳。最好腾出写或译的工夫去睡觉拉屎，那方是善保玉体万全之策。奈他们不听，偏不肯睡！说详中篇。

中夜(中)

某先生发明文人的天性，第一项是好吃；我发明第二项是不好睡。我们时代的大文豪大诗哲大半是夜猫之流(如嫌不雅听的不妨易为夜莺之流，我只因为夜猫更接近民众些，便用了它，一点没有其他的恶意，千万别缠夹了。)不然，何以文章的写成每恰巧赶上中夜或晨一时二时呢？

千门万户里，大约是每一个人都在沉沉的睡，而我们的文人还孜孜矻矻地在那边伏案伸纸，对烛(本当说电灯，因它不如蜡烛雅。)挥毫，但听得扑秃一响，哼哼几声，笔管掉而呻吟作，是何等的贤且劳！我们对他是应当何等的恭且敬！明朝铅墨凄然的报纸，白蝴蝶般的飞来飘去，我们即使在其间不幸发见了一两处的错误，还好意思老实指出吗？不好意思的！他是在中夜支着惺松的倦眼，孤负熏热的绣被而勉强写的呢，何等的可怜可敬！可不是吗？是的。我不忍说不是。促我终有一点怀疑：既已这般倦了，又有那黑甜兼温柔的诱惑，何以不毅然脱鞋脱袜，觅枕觅衾，而必定要博无益的浮名，作践自己的身子？有人说：“这才是真志士呢！悲哀颓废的是志士哟！”我不得不肃然了。

手民(下)

文人的心血滴成点点的珠玉，(不是戏法，不可胡猜。)而可恶的手民必损害之为快。万恶的手民呀！

大家来评一评我的逻辑：(1)凡有资格把著作付印的都是通人，通人决不会骤然的变为不通。(2)凡手民都是没有知识的人，从他们没有大学卒業文凭及没有当过大学教授知之。他们的癖气是改窜他人的文字，且尤爱一行一篇的大改窜。(3)故刊布的文字，只要发见了不通，无论一字一行一篇一册都是手民改的，与老牌的通人无涉；而且认为有伤文豪的令誉，有严行取缔的必要。

实际的办法，在消极方面不外乎登报声明，（报馆里的手民如并广告亦改了，则通人之技殆穷；但幸而还没有听见说过。我又很奇怪，何以排广告的手民竟不和排诗文的合淘，一例的这般谨慎小心，平正通顺呢？）法庭起诉等等；在积极方面是应当设一个手民大学或专校，或各大学于新闻系外添设手民系，这方是仁者之政。

苦矣！匆匆地写了，在中夜迷里朦胧里写完了，更被手民颠颠倒倒地排出了；文责终于作者自负。苦矣！一厄于忙，二厄于夜，三厄于手民。“人急悬梁，狗急跳墙”。民国万万年，会见有三头六臂的文人站在希马拉耶挨佛赖司特峡顶，拿着一张广长等于二十二行省的锁封，上面盖着“太上老君急急加律令敕”的符印，其大如洞庭湖之六倍，里面满粘着如鳔胶的浆糊，牢牢贴住轻嘴薄舌的全国批评家。从此千秋万古，开口不得，六合清贫，沉冤净洗矣。猗欤体哉！

一九三六，五，二十六，作。

作品三：

夏日最后一朵玫瑰

海滨机场。一架大型波音 747 客机徐徐降落。

宏野满面春风地钻出舱门，快步走下舷梯。然而，在出口处，宏野四周顾盼，却没有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小女孩。

宏野徘徊了一阵，决定按信上的地址去找她。

这是一座很旧的大宅院。四周长满了蔷薇花。

站在门外，宏野很激动，马上就要见到那天真纯洁的小女孩了，曾是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。他的手颤抖着按响了门铃。

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。她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异国人：“你找谁？”

他礼貌地鞠躬，一口流利的汉语：“对不起！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从日本来，找一个姓夏的小姑娘。”

妇女摇摇头：“这儿没有姓夏的小姑娘。”

宏野很惊异：“这怎么可能，她写信的地址明明这里是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夏蔷薇。”

妇女摇摇头：“这儿只住着一个姓夏的女人。两年前才搬来。”

宏野急切地问：“那她在吗？”

“不在。她出差了。”

宏野满腹疑团地离开了……

黄昏。夕阳如血。

一座古老的寺院里开着无数艳丽的蔷薇花，而大部分已经凋谢。

宏野正于这片残花丛中踟蹰。

两年前。经横滨医院确诊，他患了癌症。这对于刚升任横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宏野来说，实在太残酷了。在生命的旅途上，他刚走过三十五站。

他觉得自己在人世的日子不多了，为此，决定来中国了却一桩心愿。

当把一对精美的古瓷瓶交给海滨市博物馆时，他对负责人说：

“这是当年家父随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所得。此后，每当家父望着它们，内心满是悔恨。家父耻于双手沾染过中国人民的鲜血，一直不敢再来中国。临终时，家父嘱咐我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对瓷瓶归还给中国，并代其请罪。”

宏野归还了瓷瓶，又来到这座寺院，在佛祖面前跪下，替父亲请罪。

正当夏季。寺院里的蔷薇花已开始凋谢了，地上铺满了片片花瓣。望着这景象，宏野又想到自己的命运，不禁凄然泪下。

“叔叔，你为什么伤心？”

他回头一看，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。小女孩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那粉红色的脸蛋上仿佛在叙述一个优美的童话。

宏野觉得她很可爱，但他无法向她说明为何伤心。他抚摩着她的头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夏蔷薇。”

“蔷薇，好美丽的名字。”

“叔叔，你流泪了，为什么伤心？”

“那是因为叔叔看到这些花谢了，很可惜啊。”

“叔叔，没关系。花谢了，明年还会开的。”

“可叔叔要走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”宏野忽然紧紧拥抱着小女孩。

“叔叔，你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叔叔的家在很遥远的日本。”

夏蔷薇似乎在思索什么。一会儿她问：“叔叔，以后你还会来吗？”

没等宏野回答，她又说：“叔叔，要是你以后来的活，我会送你一朵永远不谢的蔷薇。”

宏野被深深打动了，他说：“会来，一定会来！”

他给了夏蔷薇一张名片。

回国后的第三个月，宏野的病情开始恶化。这时，他收到夏蔷薇给他的第一封信。信很简单，只有短短几行：

宏野叔叔，您好！

我天天在盼您，盼望您再来中国，如果哪天您再来中国，我一定会实现我的诺言，送您一朵不谢的蔷薇。

夏蔷薇

宏野再次被这真诚的中国小女孩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只好写信告诉她实情，

说他不能再来中国了。

没想到一星期后又收到夏蔷薇的快件。信中鼓励他要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，并说：“您不会死的，决不会！您还会再来中国，一定会的！”

此后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夏蔷薇的信。这些信又唤起了宏野对生活的渴望，他重新振作起来，与死神作斗争。经过手术和治疗，他终于摆脱了死神……

宏野站在行将凋落的蔷薇花丛中，内心百感交集。他多么渴望见到夏蔷薇，那美丽可爱的中国小女孩是他心中永不凋落的蔷薇。

正当他要步出寺院，迎面走来一位身着白色丝绸衣裙，脸庞非常秀美的年轻女人。她手里握着一朵粉红色的蔷薇花，在这殷红的晚霞里，显得那么圣洁高雅。

宏野一愣，她多么象夏蔷薇，难道她就是……

年轻的女人走到宏野跟前微微一笑：“对不起！请问，您是不是宏野先生？”

“是的。您是？”

“我是蔷薇的母亲，刚出差回来。”

宏野立刻惊喜起来：“是吗，太好了。小蔷薇呢？”

年轻的母亲突然流下了泪。她非常悲伤地说：“小蔷薇因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去世两年多了。”

宏野猛地怔住了。

年轻的母亲把手中那朵粉红色的蔷薇花郑重地交给宏野：“这是小蔷薇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亲手做的。她说她跟您约好……”

年轻的母亲猛地转身靠在一棵树上抽泣。

宏野声音颤抖地问：“那么那些信都是您写的？”

她点点头哽咽着说：“这也是小蔷薇的愿望。”

夜幕缓缓降临。古刹静谧。

宏野却一动不动地望着手中的蔷薇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蔷薇，永不凋谢的蔷薇……”